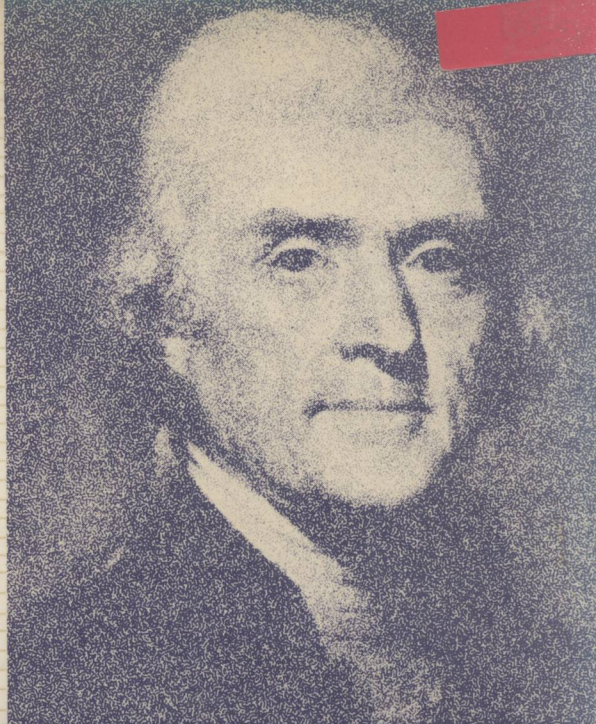




梁實秋主編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 82

傑佛遜

傑

佛

遜

——名人偉人傳記全集之 82

■ 版權所有

請 勿 翻 印 ■

主 作 譯 插 出

編：梁
者：布
者：梁
圖：陳

實 勞 識 銘

秋 代 梅 松

發行人：林

獻

章

法律顧問：李

樹

旺

律

師

印 刷：中

興

印

刷

廠

局 版 臺 業 字 第 〇 一 八 八 號

臺北市雅江街二十六號

通訊地址：臺北郵政第96—365號信箱

電話：七〇三三二二三（三線）

郵撥：五三九六六

臺北市安和路88巷5號

版：名人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出 插 譯 作 主

松

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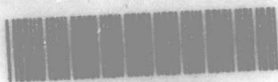
代

秋

民國71年8月1日再版

K815
82
831

港台书室



90101801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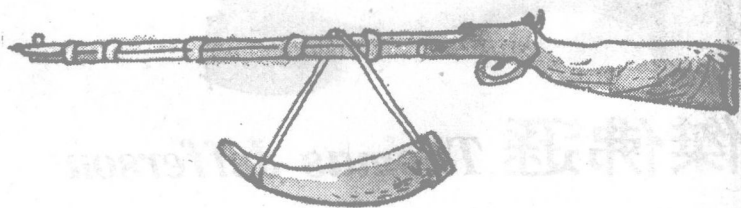
傑佛遜 *Thomas Jefferson*

●梁實秋主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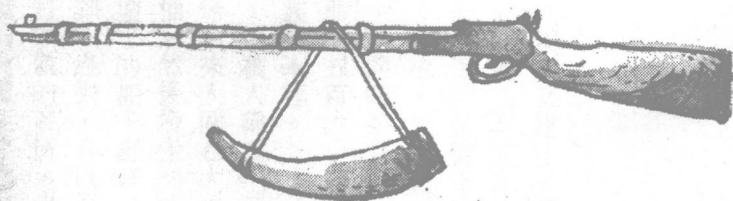
名人偉人傳記全集

傑佛遜

雙親·····	五
戀家之情·····	二〇
良師益友·····	三三
初戀情人·····	四二
風流韻事·····	四六
瑪莎·傑佛遜·····	五三
革命志士·····	五九
獨立革命·····	七〇
逃避權勢·····	八一
屢敗屢戰·····	八七



避難著書·····	壹
愛妻之死·····	一六
重返政壇·····	二〇
一段情·····	二七
另一段戀曲·····	三三
莎莉·何敏絲·····	四〇
回國·····	四六
出任國務卿·····	五四
歸隱·····	五九
第三任總統·····	六二
緘默與和平·····	六八
蒙地余羅的悲劇·····	七三
後記·····	八二
年表·····	八三





雙親

傑佛遜像十一歲時父親就去世的喬治·華盛頓一樣，他所記得的父親既年輕又健壯，卻永無機會與他在力氣上一較長短。傑氏的父親在他十四歲時棄世，他這時尚不能以成人對成人的方式和父親談話，也不能以巨人對巨人的方式和父親比較誰重誰輕。我們由傑氏子孫所留傳下來的一些關於他父親彼得·傑佛遜的軼事，得知他的體型巨碩無比，他的玄孫女，莎拉·藍道夫，描寫他異乎尋常的高大，並且有着驚人的氣力，站在倒放着的兩大桶煙草之間，能同時將它們「豎立」起來。當時是否如藍道夫所說，每桶煙草「重約一千磅」，或是今日標準的五百六十磅，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傑氏對父親能力的記憶，與他自己和父親的能力之間有些甚麼牽連。

我們不難想像這個瘦長、滿臉雀斑的兒子——雖然後來長到六呎二吋，並被人稱為「高個子湯姆」，卻仍然沒有父親來得高大——望着奴隸和鄰人們聚攏來，如同古希伯來人圍在大力士參孫的身邊，看着彼得·傑佛遜一邊額上冒著青筋，一邊一手抓住一個大煙桶，然後慢慢把它們扶立起來的樣子。據說還有一次，老傑佛遜指揮三個奴隸，用繩子把一座毀壞了的棚子綁好，然後把它拉倒，他們用盡了氣力拉了又拉，就是拉不倒，結果他「吩咐他們站到一邊去，自己抓起了繩子，一下就把它拉倒了。」藍道夫寫道：「他謹守着一句格言，『自己可以做的事情，決不假手旁人』，他的兒子日後便受這句話的影響很多。」他又常說：「要有強壯的身體，才會有堅強

而自由的心靈。」傑佛遜在自己的著述裏，並未特別提到自己的體力，不過，他確是弄了一部機器來測量力氣，而到蒙地余羅來訪的客人，原以為總統是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哲學家，卻驚訝地發現，他正在和年輕人較量力氣。

傑佛遜的臉孔像父親，藍道夫寫道：「但是細瘦的體型與細緻的性情則像母親。」雖然傑氏曾對自己的孩子們描述過他父親的能力，但在寫自傳時卻並未提到。他在寫到父親的先祖時，說他們是來自威爾斯，「靠近大不列顛最高的史諾頓山的地方。」

傑佛遜雖然對父親的身材體型隻字未提，並且也從未提過老傑佛遜是維吉尼亞州下議院的議員、治安法官、阿爾貝瑪那的執法官、衡平法院的法官與民兵中校，但卻語意深長地描寫他的性格：「我父親並未受過多少教育，可是憑着他堅定的意志，正確的判斷和求知的熱誠，他閱讀了許多的書，並不斷地求取進步，因而，他與威廉瑪麗學院的數學教授約許阿·弗萊，同被挑選了來管理維吉尼亞和北卡羅萊納之間的邊界……他於一七五七年八月十七日去世，拋下了我母親，她活到一七七六年，還有六個女兒，和兩個兒子，我是長子。」

「憑着堅定的意志，正確的判斷和求知的熱誠，他閱讀了許多的書，並不斷的求取進步。」這句話是傑佛遜唯一寫下來的對父親的描述，這段描述相當的重要。事實上，傑氏在這些方面都仿效父親，並極力的求取進步，歷來沒有一個總統像他這樣，對科學懷着這麼大的好奇心；沒有一個總統讀過這麼多書；也沒有一個總統像他這般不斷的「自我砥礪」，因此，他成為美國政治史上最博學的人士之一。

老傑佛遜在那蠻荒未闢的地域裏，像所有有責任感的父親一樣，教導兒子。根據藍道夫的描述，「如何騎馬，如何射擊，如何在利哇那河暴漲，紅色的『河水在山谷之間滾滾而流時』勇敢



S. N. T. 68

的逆流而上。」小傑佛遜是十分渴望博得父親的讚許的，他的外孫托瑪士·傑佛遜·藍道夫，在回憶錄裏這麼寫着：「他極力慫恿小男孩們從事大男人的活動……。他主張十歲的孩子，就該給他一把槍，遣他獨自上森林裏去，讓他學會自立。他就在那個年紀讓父親給遣進了森林。因為毫無經驗，所以一無所獲，最後發現了一隻誤闖畜欄的野火雞，使用自己的機帶把牠綁在樹上，將牠射死，然後滿懷勝利地把牠帶回家。」

假使這個故事的情節是真，他似乎爲了博取父親的歡心，竟然說了謊，可是當他把這個故事告訴孫子的時候，卻並不感到慚愧。對於這段記憶，他似乎恬然自適，甚且覺得有趣，因此，很可能老傑佛遜在發現真象時，和他的感覺是一樣的。不管怎麼說，在他子孫所記得的一些軼事裏，老傑佛遜都不像是個暴君型或是喜歡處罰人的父親。我們不知道他是如何對待自己的奴隸——在他去世之時，他已擁有六十名——但是我們卻確實知道，傑氏禁止他的總管在他自己的奴隸身上用鞭子。

老傑佛遜曾閱讀艾迪生、史威夫特、波普和莎士比亞等人的作品，並留下了四十二本雖少卻是精選的藏書。他給孩子們請了家庭教師，小傑佛遜五歲時便被交給了老師。由於老傑佛遜在遺囑裏特別挑了傑佛遜來繼承「我黑白混血的伴侶，索尼、我的書、數學用具、我的櫻桃木書桌和書架」，因此，他很可能早已覺察出這個兒子資質聰穎。傑氏並未描寫過父親在政治方面的活動，可是藍道夫卻在一八五〇年代發現他是個維新黨員，在當地政府裏的許多方面都很活躍，並且「堅守着某些民主的（這字在這裏是廣義的）觀念和原則，這種民主的思想也傳給了他的兒子。」他是維吉尼亞上流社會裏的突出人物，是印第安人的朋友，也是個著名的土地測量者和地圖繪製者。他和約許阿·弗萊在山區裏做了幾次艱苦的測量以後，兩人合力繪製了一份維吉尼亞的地圖

，當時的維吉尼亞比今日的地區遼闊，並且包括與賓夕法尼亞、紐澤西，和北卡羅萊納毗連的地方。這份地圖於一七五一年在倫敦出版，有好多年之久，它都是一份標準的地圖。

一七四六年，彼得·傑佛遜首次從事對地方的探測，與他同行的有托瑪士·路易士，他們一起探測，測量的是「菲爾發克斯線」，這是英王頒賜給菲爾發克斯爵士的土地界線。老傑佛遜對於他們在山區裏度過的那幾星期，曾有記載，但卻毀於一七七〇年雪得威爾農場的大火。所幸，路易士也保有一份記錄，因而我們得以讀到一些生動的描述，像馬羣奔跑在岩石和懸崖上；像碰上山雨，忍受饑寒的情景；像殺死了「一頭老熊和三頭小熊」時的欣喜若狂。路易士形容山裏一個地方「總是危險萬狀，就把它叫做『煉獄』」，那裏有條河兇險莫名，他們便取名爲「冥河」，「該地陰慘的景象，足以使得任何人心中感到驚怖」。

傑佛遜自父親那兒學得了一些測量的技巧，然後又轉教給梅里威德·路易士。他以測量家的口吻，寫下了他第一本也是唯一的一本書——『維吉尼亞摘記』，書中所用的地圖是根據他父親的地圖而繪製的。威廉·皮登這樣說他：「經常宣稱他的地圖比那本書要有價值。」我們不難想像，在小傑佛遜的心中，父親已經立下了無與倫比的豐功偉業。

根據傑氏家人的描述，老傑佛遜「嚴肅而沈默寡言」。我們無從知道，在他小兒子的眼裏，他是否口若懸河；不過傑氏本人除了在筆下，在會議裏，和在安靜的談話中，能够滔滔而言之外，他總是不擅演說。不知是什麼原因，也許是來自孩童時期的恐懼和緊張，只要是在公開場合裏說話，他的聲音便會「沈在喉嚨裏」，變得「粗啞而難以聽懂」。更教人難以相信的是，他是個廣受民衆愛戴的總統，但是除了就職演說之外，他幾乎從未公開演說，而他的就職演說，也是喃喃低聲的唸著。

傑氏十分羨慕別人的辯才無碍，對於派崔克·亨利早期的一次演講，他這樣寫道：「對我來說，他講的就像荷馬寫的那樣好。」雖然在他數千封信件裏，絕少提及父母和童年的一些瑣事，可是他在六十九歲時寫給約翰·亞當斯的信裏，卻特別描述了一個與口才有關的故事。那是關於一個印第安酋長安大西提的事情，他於一七六二年曾往倫敦，因而聞名，他在那裏受到英王的接待，並由約許阿·雷諾斯爵士爲他畫像。傑佛遜的父親與他和他的契若基族人十分熟稔。

「我和那傑出的安大西提非常熟，他是契若基族的勇士兼演說家，常是先父的座上嘉賓。他在動身前往英格蘭的前一天晚上，對他的族人發表告別演說，那時我就在他的帳棚裏。是晚，月圓光耀，他似乎向她祈禱，把自己旅途上的安危與他不在時族人的安危，都託付給她；他宏亮的聲音，清晰的言辭，生動的表情，和他圍坐在火旁，嚴肅而沈默的族人，使我心中充滿了敬畏，雖然他說的我一個字也不懂。」

由於老傑佛遜的測量，傑氏才得以在一七五一年訂定維吉尼亞殖民地的疆界，而做兒子的雖不會如做父親的一般，攀登過亞歷堅尼山脈，但是他以總統的身分，憑着一支筆，便把一百萬平方哩的土地又畫入了疆界，而且他還組織了一支探險隊，於一八〇五年測量過整個大陸。

老傑佛遜像兒子一樣，有着交朋友的天賦，他最好的朋友是太太的一個親戚，威廉·藍道夫。他們兩人像殖民地裏那些初結婚、雄心勃勃的青年一樣，都極力想要盡快獲得一片英王的好土地。彼得看中了利哇那河附近的一塊地，他的朋友藍道夫也一樣。當彼得前去登記要一千公畝的時候，卻發現藍道夫已在兩天前登記了兩千四百公畝的土地，其中包括彼得所最想要，並希望在那

上面蓋房子的四百公畝土地。藍道夫在獲悉彼得因此悶悶不樂之後，立即慨然把那四百公畝出售給他，價格是——根據現存的寫於一七三六年的契約——「亨利·韋特布恩最大碗的椰子酒一碗。」問題於是就這麼皆大歡喜的解決了；彼得在土地中央蓋起了房子，一七四三年，四月十三日，他的長子湯瑪斯便在這裏出生。

彼得·傑佛遜把他的農場叫做「雪得威爾」，是依着他妻子在倫敦受洗教區的名字而命名的，這可能是他對心愛的女子，一種情愛的表現，也可能是她的一種懷鄉之情的發抒，因為她生於倫敦，至於何時來到維吉尼亞殖民地的，則不清楚。彼得在遺囑裏這樣寫著：「我給予並遺贈給我親愛的妻子珍·傑佛遜，在她有生之年，或是孀居期間中，使用我現在所居住的房屋和農場的權利，並可享有它們所產生的權益。」儘管他氣力過人，卻也像個脆弱的婦女，敵不過傳染病的侵襲，而以四十九歲的英年早逝。傑氏在十四歲，便成了一家之主，他有六個姊妹，其中兩個是姊姊，另外還有個弟弟。父親的去世，常常意味着從父親的管制裏解脫，可是這個解放若是過早來到，沒有實權的責任突然落在肩上——傑氏要到二十一歲才有權繼承財產或是奴隸——難免教他在做人處事方面，會發生不適當而令他感到狼狽的情事。傑氏一生對權勢感到徬徨矛盾，在追求到權勢並接受了權勢之後，又把它拋棄，其中的道理何在，連他的朋友都無法解釋。很可能，他的矛盾就根源於他在十四歲時，面對權力所發生的困難，那時候，責任落在他身上，他卻並無做決定的權力。

傑佛遜必須服從母親絕對的權威，因為違抗她，難免會在心裏產生罪惡感；而同時他必須對執行父親遺產分配的那些人，負起最小的財務責任。對於那些人，傑氏既不引為知心朋友，也不向他們求教。多年以後，他的孫子首度負笈外地，他於是寫了封信給孫子，信中他回憶自己早年

所遭遇的困境，使我們瞭解到，他在十四歲時那種失落和被棄之感。他這樣寫道——

「被拋棄在一個廣大的世界裏，四週全是陌生人，沒有朋友，沒有監護人來指導，年紀這樣輕，人事的經驗又這樣少，遭遇的危險這樣大，而自己的安危卻繫於自己一身……。

每當我回想起，在十四歲的年齡，就必須完全自己照顧自己、引導自己，沒有一個合適的親人或朋友可以教導我、指引我；並回想起自己常與各式各樣的壞朋友交往，就不禁訝異於自己並未像他們一樣走上歧途，變成社會上無用之人。我要慶幸能够早早認識一些地位高的人士，使我不斷的冀望，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像他們那樣。在我遭受引誘和困難之時，我因此得以自問，史摩爾博士，懷德先生和培登·藍道夫，他們在這樣的情況下又會怎麼辦呢？要走那條路才會獲得他們的稱許？我相信以這種方式來決定自己的行止，比只靠着自己的推理能力而行事，更能使我免於走上錯誤之途……。

我當時的處境，使我經常會遇到社會上的一些賽馬者、玩牌者、獵狐者、科學界和專業的人士，以及尊貴的人士；許多次我問自己，爲了片刻的刺激而殺死一頭狐狸，爲了一時勝利的歡欣而跑馬競賽，和在酒店裏或是國家的會議上，針對一個問題滔滔雄辯，在這些裏面，我究竟應該選擇那一樣？做個騎士嗎？還是做個獵狐人？演說家？或是忠實維護國家權益的人？」

史摩爾博士，是威廉瑪麗學院的物理學教授，是對傑佛遜影響最大的一個老師；喬治·懷德是他的法律教師，也是他終身的朋友；培登·藍道夫則與他在獨立戰爭的政治圈中，十分活躍。

不過，這些人都是在傑氏十九歲時，才開始影響他。更早的時候，還曾有人影響過他，使他覺得「對社會無用」是一種罪惡，從而灌輸了他「不斷的希望」，想要依着偉人來塑造自己。無疑地，彼得·傑佛遜——這位「忠實維護國家權益的人」——的巨大身影就藏在這封信後而且隱約可見，就像哈姆雷特（莎士比亞劇中人物，譯者）父親的鬼魂那般。

傑佛遜於一八〇一年三月就任美國總統，恭賀的信件湧進了華盛頓市，他寫了一封興高采烈的謝函給老友約翰·狄金生：「展讀您上月二十一日來的函，真是高興得無以復加。這種快樂，就像是我們期望在逝者的殿堂裏所得到的那種快樂——接受先父們的擁抱，受到他們的歡迎和祝福，因為我們並未辜負他們，我們已經完成了份內的工作。」在傑氏獲得最大的勝利的這一刻，他的「先父」彼得·傑佛遜已經不再只是影子，卻在兒子的歡騰裏，走到最前面來了。

在傑氏筆下，真正留在陰影裏的，不是他的父親而是他的母親。我們若回頭看他給孫子寫的信，就會發現他常提到彼得·傑佛遜，只是沒有做明確的描述而已；而對母親則很少提到。

更教人吃驚的是，除了傑佛遜離家去修習法律的那段日子之外，他都是和母親同住，而且一直住到他二十七歲，可是在留傳到今天的數千封信件和各種記載當中，都沒有特別提到她，只在他給舅舅的信裏，和他的「自傳」裏，各提了一次，卻是簡短而不帶感情的。另外在他的帳冊裏他還提過她四次，但是也不能使我們對她有更多的瞭解。亨利·藍道爾驚訝於有關她的記載如此之少，也只能結論說，傑佛遜對於描寫家中的女性，感到「十分的害羞」，這種羞怯感遂令他「避而不談」。接着，藍道爾又善意的推測「他母親在各方面都是值得他敬愛的，而她也接受他的敬愛」。他記述說，她的個性和藹、熱誠，脾氣好而富於幽默，同時她還歡喜寫信，他並說，她來自「高尚、儒雅而好客的家庭」，有着百來名的奴隸「裏裏外外的服侍着」。艾倫·藍道夫·

柯立芝對她的外曾祖母也這樣寫道：「性情溫婉平和，脾氣柔順，舉止溫文。」

由傑佛遜最早的帳冊看來，他與母親共住的時候，奴隸、收入、食物和其他的物品都是屬於兩人所共有的，他詳細列載了每筆收支，但在所開列的項目上，則常見有「珍·傑佛遜夫人」的正式稱呼字樣。一七六八年的帳冊中，在這個稱呼之下，有兩項十分啓人疑竇——五月十二日，傑氏寫道：「爲您付給艾里斯醫生八鎊九便士的出診費」；八月十日，則寫道：「爲您付給紀爾斯·艾力吉四鎊錢」。他這不經意的使用「您」字，難道意味着他母親對於兒子的開銷，每帳必查？即使兒子已經二十五歲了也不例外？難道這種收支的開列，是他們之間一種了無生趣的對話？或者是一種重要的交談？抑或竟是教兩人都生氣的交談？我們所確知的只是，傑氏爲着某種理由，早年的時候就覺得這些記載是十分重要的，他認爲若是加以毀棄，便會有嚴重的後果，因此到他八十三歲去世時，他都一直保存着這些辛苦記錄的帳冊，同時也保存了妻子的帳冊，不過卻毀棄了她所寫的信。但現存的帳冊中則並無他母親的筆跡。

傑氏的母親似乎根本就未留下半點筆跡，一七七〇年雪得威爾農場的大火，毀了傑家大部分的記載與信件，不過大火過後她又活了六年，在那幾年裏，傑氏有長時間都住在威廉伯格和費拉德爾菲亞兩地，顯然母子之間是有信件來往的。雪得威爾失火之後不久，傑氏寫信給朋友，約翰·培基——

「這時候你可能已經獲知我的損失了吧，我指的是家母的房子失火所造成的損失，其中有我所有的文件和幾乎所有的書。我估計這些書合理的價格大概是兩百英鎊，但是，若果損失的只是錢，我也不會爲此惋惜了！這次的損失所以特別慘重，是我所有有關不成文法的書

384403

